

# 或許有用



從舊房子搬出,我痛下決心,處理了一大批書籍、報刊和其他資料,賣給每日從門口經過的收廢品的老人,得了四百餘元。把自認有用的書刊和紙張搬進新房,仍有許多讓人糾結的資料堆在舊房子上。妻子徵求我意見:是處理還是保留?我猶豫半天,終究捨不得,好在舊房子我們還沒有出手、出租的打算,我說:或許有用,先留下吧。我怕我在未來的某一天突然要用其中的某一件。有總比無好,為找某個資料急得團團轉于我經常發生,明明記得某一本書中有的,那一本書就擱在某一個地方,去找,卻沒有,翻遍幾架書櫥也不見踪影,真懷疑家里來了小偷——書生之見,哪有竊書的“雅賊”?

我們把或許有用的資料堆在舊房子的小閣樓里,一眨眼一年多時間過去了。這一年間,我沒有一次想到要用其中的某樣資料;這一年間,我在新房子的書房里同樣蒐集、製造了大量新的或許有用的資料。近三米長的書桌上,亂七八糟堆滿了書籍、雜誌、筆記本、卡片什么的,被我剪下自己文章、開了“天窗”的樣報也零亂地堆在一邊,沒有及時扔進廢紙簍,只因為上面某一篇文章我認爲某一天或許還有必要再細讀一遍。而我書房里的廢紙簍,清一次,兩三天後肯定又滿滿的。我不知道,我到底扔掉了多少無用的東西,又留下了多少或許有用的東西;我在製造一些所謂的勞動成果時,又在製造多少事實上無濟于事、無補于世的垃圾。

我們感到日子一天比一天煩瑣、沉重,那是因為我們製造、保留了太多太多或許有用的東西。人的一生活,真正需要的到底有多少呢?“鸚鵡巢于深林,不過一枝;偃鼠飲河,不過滿腹。”一學者在論及這段話時說:“人往床上一躺,你睡覺的地方也就這么大,不管你住的是300平方米的豪宅,還是1000平方米的別墅,你實際需要的空間跟別人都一樣。”然而,每個人的“實際”又是什么呢?我們追求許多,都是因為我們覺得“或許有用”;當真淡泊了心智,無所追求,一個索然寡味的人生,真的能滿足我們的“實際需要”嗎?人的需要,不僅僅是物質的,還有精神的,當我們竭盡全力去追求並有所收穫時,我們的肉身也許早已累得大汗淋漓、筋疲力竭,我們的精神,卻可以獲得無比的愉悅。時至今日,我們的努力,有多少是爲了滿足基本的穿衣吃飯問題呢?

面對或許有用的一切,有所追求、有所捨棄,有所張揚、有所節制,也許這才是正確的態度。那些舊書舊刊舊報舊資料,我究竟該處理、保留到怎樣的度呢?這是一個難題。好在這只是我個人生活中的一個小難題,無關“大節”,更無關“國是”。

父親和母親性格不合,從我們懂事開始,家里的爭吵聲就沒有斷過。一天深夜,我們又一次被父母的爭吵聲驚醒了。父親的大嗓門幾乎滿院子人都聽得見:“既然合不來,那就好聚好散吧。老大歸我,你明天就帶著老二和老三離開這個家,永遠不要回來!”隨後是母親哭着收拾行李,天還沒亮,我和小妹就被叫醒了。從第二天起,我們正式在母親單位的一間小閣樓里落腳。那一年,我剛滿10歲,正在上小學四年級。

父母分居後的日子,我們是在單調、枯燥和惶恐中度過的。每天放學回家,我與小妹坐在圓桌旁寫作業,不時四目對望,眼神里那種對大哥和父親的思念,盡在不言中。一天過去了,兩天過去了……兩個月後,看母親還沒有一點兒與父親重歸于好的迹象,逐漸懂得察言觀色的小妹也開始擔心了:“怎麼辦呢?我想爸爸,想大哥。”我說:“光想有什么用,我們還是想辦法去看看他們吧。”

小妹和我說干就干。我們每天放學後的第一件事,就是找機會到大哥的教室看他,同時打聽父親的最新情況。其實,大哥更想我們。父母在同一座城市工作,居所相距不遠,要見面是很容易的事。儘管分居之後,母親嚴禁我們去父親那兒串門,也不許我們和大哥見面,但後來,每到星期天,不是我們找藉口想辦法打破“禁令”,就是大哥“偷越雷池”,跑過來跟我們“幽會”。

最初的“大本營”設在父親的住處,分家的時候,許多東西來不及拿,包括我們的小人書箱,而我和小妹都是小人書迷,離開了那些書,就像丟了魂。大哥說:“那些書反正我都看過了,每次來看你們時帶幾本,過不了多久就全部給你們搬過來了。”第一個星期天,大哥捎過來的是一套當時很流行的日本電視劇《排球女將》的連環畫。第六期的封面上,小鹿純子爸媽破鏡重圓的畫面勾起了我對家事的傷感。當小妹讀到

純子整天對着爸爸問媽媽的情景時,我們的淚水馬上掉了下來。

“哥,咱們給爸爸寫一封信吧。你看,純子多聰明,用一封信就能感動她爸爸,讓他向媽媽認錯,他們最終破鏡重圓了。”小妹一下子冒出這樣一個想法。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,當即跟大哥合計,大哥也連聲稱妙。接下來,我們將那個故事認真看了好幾遍,一致認爲,純子之所以能打動她那個強的爸爸,就是因為信末的那句話:“爸爸,亮出你的胸懷,向着明天,邁出勇敢的一步吧!”

我將那句話毫無保留地“克隆”下來,從頭到尾

模仿純子的口氣炮製了一封信。從這兩個月來對父親和大哥的思念寫起,一直寫到母親帶着我和小妹的含辛茹苦,到我們的成績下降,再到與大哥暗度陳倉“幽會”的酸楚和無奈。信寫好後,我先念給大哥和小妹聽,邊讀邊改,直改到淚水模糊了我們三個人的眼睛,才讓大哥把信捎給父親。

信被捎走的第二天,是我們幼小的心靈最爲忐忑不安、感覺過得最爲漫長的一天。

那天下午,大哥趕到我的教室,給我打了一個手勢,我便知道有戲。果不其然,大哥說父親看了那封信,指定要我晚上過去談談。我就跟小妹串通好,讓她先回家,對母親撒謊說老師要給我補課。放學後,我與大哥快馬加鞭,趕到那個熟悉的院子時,父親已早早在門口等我了。瑟瑟的寒風中,表情複雜的父親顯得憔悴、疲憊,看得出,分居的這段時間他

小時候,春節前常有人來送財神和春聯。送財神的人站在每家屋前唱《財神歌》,唱完後就發財神畫像和春聯,主人家則照例要給他些錢,只有實在拿不出錢的窮人家才會給些玉米和稻米。

那年,送財神的人又來了,他是一位老人,60多歲的樣子,背着背篋,拄着拐杖。當他出現在村口的時候,小孩子們都跑過去看,我也混在其中。

在一家門前唱完,送完財神後,老人就去下一家。在離我家越來越近的時候,我突然着急起來,一種窘迫的心情壓得我喘不上氣。我爸爸生病了,家里已經沒有錢了。我擔心老人來我家唱歌,被媽媽拒絕後他會難受,而媽媽也會難受,因為這又一次提醒了她,我家是整個村子里唯一買不起財神畫像和春聯的人家。

終於,老人叩響了我的家門,媽媽打開門,抱歉地對老人說:“我家不買。”

老人說:“沒多少錢的。”

聽了老人的話,媽媽更難堪了,她低下頭,重複了一遍:“真的不買。”

這時,屈辱的淚水一下子從我的眼眶里涌出來。

老人一下子明白了

# 討緣

是怎么回事,他聞到我家那濃鬱的草藥味就明白了。老人對媽媽說:“那我就討緣,我討緣。”

說完,不待媽媽開口,老人就唱了起來。老人的聲音像一陣暖風,吹進我家破



陋的房子里,我悄悄站在媽媽後面,盯着老人唱歌。老人唱歌時眼睛是亮亮的,他盯着門框,那些歌詞一個字一個字地從他嘴里磨出來,他用拐杖輕輕地叩打着節奏,完全沉浸其中。這是我聽老人唱《財神歌》唱得最好聽的一次。

老人唱完後就將財神畫像和春聯放在我媽媽手里,合着手說了一聲:“祝你家來年發財。”說完就走了。

媽媽裝了一袋玉米遞給我,說:“小躍,你把這袋玉米給他。”

我提着玉米趕緊追上去,對老人說:“我媽媽說這是給您的,抵錢。”

“快拿回去,我說了是討緣的。”

我的聲音突然哽咽了,我說:“您是唯一給我唱《財神歌》的人,就收下吧,不然我媽媽會更難過的。”

老人聽到我的哭聲,便將玉米從我手中接過去,放在了背篋里。

我好奇地問他:“什么是討緣?”

“現在我就討到緣分了,和你的。”老人摸了摸我的頭。

我又問:“您到每家都討緣嗎?”

老人回答:“那不是。只有去你家是討緣,去別人家都是討錢。緣分可比錢重要得多。”

我從老人的話里聽出了暖意,終於破涕爲笑。

作者:駱瑞生

# 感到幸福的一個瞬間

那大概是一個下午。那天上午我做了一些家務,到中午,覺得全都打掃完了。環視四周,看到剛鋪過的乾淨整齊的床,就爬上去躺着。不知過了多久慢慢睡着了,也不知道是過了多久才醒來的。

醒來時是半下午,可能是3點多。從窗外的清涼綠蔭中吹進來一陣風,我可能是被那陣風吹醒的。我有點兒驚訝地醒來,竭力想回憶起一點兒值得關注的事情,但是沒有。空氣白,而自有分量。我意識到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那陣風里,所有的生活都聚集在此處,此時。

一時之間,我不知道該怎么

辦,動了動手腳,不知道要往何處活動。張開嘴,想不起來要說什麼,卻沒有來由地輕輕發出了一點聲音:“嗯?”好像這樣能從空氣里喊出一個關照我的神仙,又好像可以把這一聲輕喚留在茫茫宇宙中,它將和我永不止息地呼應。

我疑惑着:自己爲什么從未決定像這樣順從地幸福下去?許多年後我才明白,那並不是一個幸福的開始,那就是幸福本身。

後來,我就對幸福有了經驗:它燦爛,寧靜,出其不意,無法複製並且轉瞬即逝。

作者:張春



過得也不順心。按父親以往的火爆脾氣,我已做好他大發雷霆的準備。但父親見了我不是批評,而是少見的表揚:“那封信是你執筆的嗎?寫得非常好,爸爸看了很感動。”

我鼻子一酸:“爸爸,您去勸勸媽媽,咱們一塊兒過吧。我們好想您,好想大哥啊!”

父親的眼圈也紅了:“爸爸也想你們啊。我和你媽媽,我脾氣大,她氣量小,所以我們經常鬧矛盾。其實每一回吵完我就後悔,爲什么不讓着她一點兒呢?”

到這個時候,我才知道,外表剛強的父親其實內心也很脆弱。見父親一臉猶豫的模樣,我心里一動:

“其實,這次媽媽跟您吵架後也很後悔,她一直在等您給她一次解釋的機會。今晚我能夠過來,還是經過她允許的呢。”說這句謊言時,正遇上父親殷切的目光,我頓感底氣不足,汗水順着額角直流下來。父親愛憐地爲我擦去

汗珠,一臉深情地望着我。我無聲地望着父親,父親老了,皺紋多了,鬚髮白了,卻顯得更慈祥了。良久,父親用他難得的笑容打破了僵局:“我很高興,兒子,你終於長大了。爸爸答應你,這個星期天,就和大哥去接你們!”

那一刻,我感覺父親已不再將我看作他的兒子,而是把我當成一位摯友、一位知己。他用慈愛的眼神跟我進行一種無聲勝有聲的交流,又似在傾訴一段鮮爲人知的往事。他已從傾訴中得到最舒心的解脫。他一直緊緊地將那封信攥在手心,那封信肯定被他看過很多遍,紙角已被摸得有些皺巴。父親的眼神里,似乎在回應着我們的請求:“爸爸,亮出您的胸懷,向着明

天,邁出勇敢的一步吧!”

星期一大早,母親和我們蝸居的小雜房前,出現了父親和大哥的身影。

母親顯然還未從傷心的往事中反應過來。一見這陣勢,就找個藉口走開了。父親望了我和大哥一眼,當即交給我們一元錢:“你們倆,學着到市場去買一斤肉和一些小菜來,爸爸中午要在這兒給你們做飯吃。”這天中午,我們兄妹仨又品嚐到了父親出色的烹飪手藝,但母親沒有回來,氣氛非常沉悶。一直到晚上,也不見母親的身影。父親輔導我們做完作業後,就在小閣樓睡下了。到第二天早上,我們還是沒有看見母親的身影。

父親見情形不對,就領着我們四處去找。先是去母親的工作單位找,又到親戚家找,最後終於在母親的同事奉姨處找着了“避難”的母親。父親沒有開口,而是向我們努努嘴,使了一個眼色,我們就按計劃將母親圍了個嚴實。

我說:“媽,爸來向您認錯了,我們一起來接您回家!”

小妹說:“爸爸做的菜真好吃!我要爸爸!我要大哥!”

大哥說:“我要和弟妹妹在一起!媽媽,我想您!”

可以想象,父親製造的那一顆顆催淚彈的巨大威力。在我們的聲淚俱下中,奉姨一家人也感動了,紛紛勸母親,母親的“鐵石心腸”在淚雨紛飛中當場就軟得一塌糊塗。

直到很久以後,我才感覺到父愛那種博大的包容。父親從一開始就聽出我那句母親後悔的話純屬謊言,因為他太瞭解母親了。她是一個不肯輕易低頭認錯的人,更何況在那個動氣的節骨眼兒上,委託我去道歉,根本是不可能的事,但父親還是接受了一切。母親後來問他:“既然你聽出是謊言,爲什么還要相信呢?”父親說:“我沒有相信謊言,我相信孩子們的愛。”作者:蔣平

# 第一封家書

